

## 兩宋京師「皮場廟」考溯

陳學霖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最近因為檢討南宋出使金國使節對有關故宋東京(汴京開封府)的記載，重讀樓鑰(1137-1213)撰述的《北行日錄》。樓鑰係於孝宗乾道五年(1169)十月，時值候任溫州教授，隨同仲舅試吏部尚書汪大猷(1120-1200)，及寧國軍承宣使曾覲(1109-1180)奉使金國慶賀正旦。一行及侍隨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19日)，從盱眙在金國接伴使陪同下渡淮沿驛路入金界，十二月九日(12月28日)進入金人改稱為南京的舊東京城，流連三日至十二日(12月31日)繼續北往，二十七日(1170年1月15日)抵達金國京師中都城(燕京，今日北京)。諸使於二十九日(1月17日)向金主世宗(烏祿，1161-1189在位)呈國書，翌日為元月一日，往拜兩宮賀正旦，六日(1月14日)離京城取來程原驛路返國，回程時又在同月十八日(1170年2月5日)入南京城歇泊二天，至二十七日(2月14日)始返抵泗州。<sup>1</sup>

樓鑰對北宋舊京的見聞有精警的描述，他筆下的東京城與孟元老(1090?-1150)《東京夢華錄》所記相若，不過履身的是經過金人重修營建的南京城。按金海陵王煬亮(1149-1160在位)於天德四年(1152)開始經營汴京為侵宋的基地，至貞元三年(1155)大內失火，宮室盡燬，工程暫時停頓。到正隆三年(1158)七月，議決遷都其地，明年三月再下詔修建都城。張棣《正隆事跡》記金主「起天下軍民夫工

<sup>1</sup> 汪大猷及曾覲傳記見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〇〇，頁12143-46；卷四七〇，頁13688-92。樓鑰傳記見卷三九五，頁12045-48。樓著《北行日錄》收入其《攻媿集》，《四部叢刊》本，卷一一一至一一二。關於樓鑰出使之始末及《北行日錄》的史學價值見陳學霖：〈樓鑰使金所見之華北城鎮——《北行日錄》史料舉隅〉，載陳學霖：《宋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年)，頁285-338；又見Linda Walton, "Diary of a Journey to the North: Lou Yue's *Beixing rilu*," *Journal of the Song-Yuan Studies* 32(2002), pp. 1-38。北宋東京城的概況詳見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匠……二百萬，運天下林木、花石，營都於汴。將舊日宮室樓榭，……更而新之。至於丹楹刻桷，雕牆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華麗之極，不可勝紀」。工程之壯大豪華可見。但據記載，海陵重修東京城保留原狀，只是稍擴地基，修築城樓，粉飾特別華美瓊麗而已，因此樓鑰的紀行對了解原東京城仍然十分有價值。<sup>2</sup>

樓鑰描述在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入東京城後，由舊朝陽門入內，先入甕城，次入大城，然後遙望外城所見云：

九日庚寅。晴。……入東京城，改曰南京。新宋門舊曰朝陽，今日弘仁，城樓雄偉。……先入甕城，……次方入大城，下列大門，冠以大樓，由南門以入。內城相去尚遠，城外人物極稀疏。……城裏亦凋殘。……街南有聖倉屋甚多，望見婆臺寺塔，云城破之所。街北望見景德、開寶寺二塔。……皮場廟甚飾，雖在深外，有望柱在路側。各挂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靈應之觀」。<sup>3</sup>

上述各景物筆者最感興趣的是「皮場廟」，此廟的來歷為何，何以到金代仍然保持外觀，引人注目？茲鉤稽記載，爬梳史料，為此題目作一考溯。<sup>4</sup>

首先，樓鑰並未對「皮場廟」深入介紹，從其描述僅知廟在城外之北。稍後王栾（？-1227後）《燕翼詒謀錄》「皮場廟」釋云：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今廟在萬壽觀之農華館，館與貢院為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何而置廟也。<sup>5</sup>

王栾首先指出，北宋時東京士子前往試於禮部的向來到二相廟祈禱，南宋時士

<sup>2</sup> 關於金海陵王亮重建南京城及其規模，見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五〈海陵紀〉，頁97，100，110；卷二五〈地理志中〉，頁587-88；又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一六二，頁2650；卷一六四，頁2681；卷一七九，頁2964；卷一八一，頁3010。張棟《正隆事跡》引文見徐夢莘：《三朝北盟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光緒四年〔1878〕刊本，1982年），卷二四二，頁一〇下。詳見單遠慕：〈金代的開封〉，《史學月刊》1981年第6期（1981年12月），頁36-43，83；及王曾瑜：〈金代的開封城〉，《史學月刊》1998年第1期（1998年1月），頁8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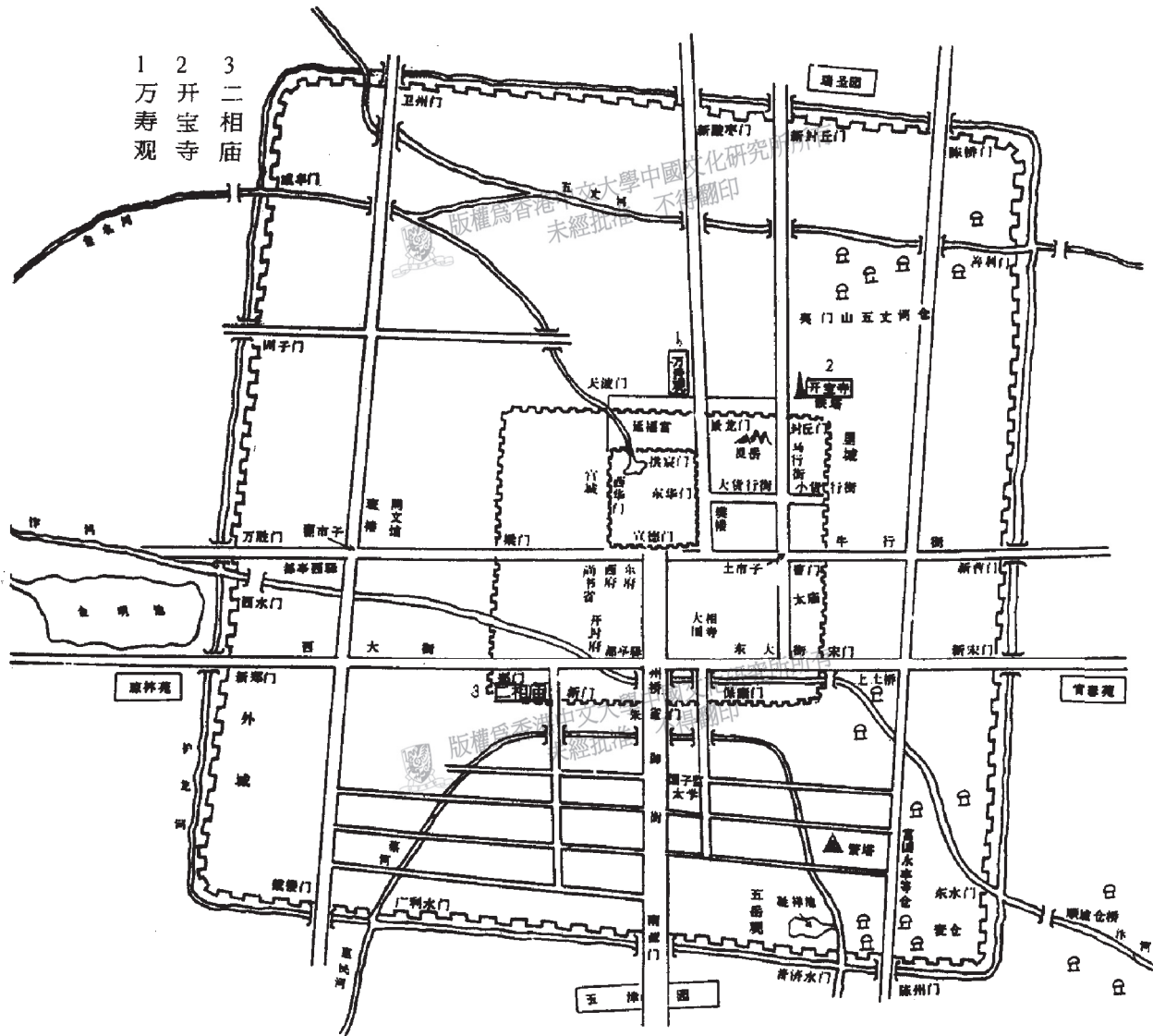
<sup>3</sup> 《攻媿集》，卷一一一，頁一五上至一六上。

<sup>4</sup> 周寶珠對「皮場廟」有簡略描述，見《宋代東京研究》，頁603-4。

<sup>5</sup> 王栾：《燕翼詒謀錄》，《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四，頁七上至七下。

兩宋京師「皮場廟」考溯

子試於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二相指子游、子夏，孔子的兩位高足，惟不知何以被稱為相，又未言址在何處。但洪邁(1123-1202)《夷堅志·乙志》「二相公廟」下云：「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內城腳下。舉人入京者，必往謁祈夢。」可知其廟大概地望(見圖一)。<sup>6</sup>王楙言東京已有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蓋為聚斂屠者，輸出皮角



圖一：宋代東京圖  
(採自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

<sup>6</sup> 洪邁：《夷堅乙志》，《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一九，頁149-50。但李鏞《汴京遺跡志》(《四庫全書》本)「二相廟」下云：「舊在城內，……今失其處。」(卷一一，頁一四下)諒此廟在明代已頽毀。

筋骨之所。廟外有土地祠，徽宗（1101–1125在位）建中靖國元年，聞皮場土地能主瘍疾之不治者，因詔封為靈貺侯。按《宋會要·禮·諸廟》「皮場大王廟」下云：「徽宗建中建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為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可知封神實有其事。<sup>7</sup>王楙指出廟址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為鄰，但不知東京士子試於禮部的往皮場廟祈禱始於何時，又因何而建廟。

不過，王楙所言廟址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為鄰，對考查皮場廟的所在及為何士子往試禮部，要去皮場廟祈禱提供重要線索。按龐元英（？–1082）《文昌雜錄》言北宋時「開寶寺為禮部貢院」，又言「開寶寺試國學進士」，<sup>8</sup>而王楙謂廟在萬壽觀與貢院為鄰，可知皮場廟在開寶寺附近。按下揭吳自牧《夢梁錄》「惠應廟」（「皮場廟」南宋之易名），引《會要》謂「神在東京顯仁坊，名曰『皮場土地祠』」，則萬壽觀應在顯仁坊之內。蓋為聚斂屠者、輸出皮角筋骨之所。

關於開寶寺的地望，李鏞（1488–1566）《汴京遺跡志》「開寶寺」下云：「舊名獨居寺，在上方寺之西北。」而同《志》「上方寺」下云：「在城之東北隅安遠門裏，夷山之上之開寶寺之東院也。」是知獨居寺在東京城之東北隅，位於上方寺之西北。「開寶寺」下述其源革云：「〔北〕齊天保十年〔559〕創建，唐開元十七年〔731〕……改曰封禪寺，宋太祖開寶三年〔970〕又改曰開寶寺，重起繚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區。太宗拱端中建塔，極其偉麗。……自土木之宏壯，金壁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國未之有也。……仁宗慶曆四年〔1044〕燬于火，其殿宇廊廡僧舍俱燬于金兵矣。」<sup>9</sup>可見開寶寺為京城的大型重要佛教建築，有鐵塔，廊殿重疊敞寬，宜為理部貢試之場所。

至於皮場廟所在之萬壽觀，本為玉清昭應宮，為京師一著名道觀。《燕翼詒謀錄》「萬壽觀」條云：「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惟長生殿、崇壽殿存。……仁宗天聖七年〔1029〕，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為萬壽觀。」<sup>10</sup>《汴京遺跡志》「萬壽觀」下云：「在景龍門西北，本玉清昭應宮東偏別殿也。天聖七年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燔蕪殆盡，惟存長生、崇壽二殿，並將章獻太后本命殿。後稍修葺，改崇壽殿名太霄殿，徙奉玉皇銅像。……又修章懿太后御容殿為萬壽觀，後皆燬于金兵矣。」可知皮場廟位在原玉清昭應宮的東偏別殿，舊為章懿太后御容殿，火災後修葺為萬壽觀，與禮部用為貢院的開寶寺為鄰（見圖一）。

<sup>7</sup>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二十一冊，〈禮〉21：23。

<sup>8</sup> 龐元英：《文昌雜錄》，《四庫全書》本，卷五，頁一一上至一一下；卷六，頁一上。

<sup>9</sup> 《汴京遺跡志》，卷一〇，頁六下至七上、七下至九上。

<sup>10</sup> 《燕翼詒謀錄》，卷二，頁一四下。

王栎不知皮場廟的來歷，因言「館何因而置廟也？」李鏞《汴京遺跡志》「皮場廟」下有說明：

在城內東北隅，相傳皮場土地生瘍，疾之不治者。或曰：「皮場公即鄭大夫子皮也，代夫子展為上卿，執國政。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父之命饑國人粟一鍾。鄭人德之，立廟以祀之，而汴城距具鄭不遠，故亦廟祀焉。」二說未知孰是。<sup>11</sup>

李鏞確定皮場廟在城內東北隅，對於立廟的原由有兩種說法：一是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徽宗詔封靈貺侯，因立廟為祀。二是皮場原出古鄭國大夫子皮，代父執國政，鄭饑民病出粟救亡，國人德之立廟以祀，而汴城距鄭不遠，故亦建廟以祀。前者比較接近事實，但不得其詳；後者則嫌於傳會，難令人置信。（明嘉靖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惠應廟」條追溯皮場廟祀神的歷史又有別說，見後。）至於王栎的另一問題，「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史誌未有交代，但從所言「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推測，士人之往「皮場廟」祈禱，應在徽宗封神建廟不久，原因可能是廟與貢試場地的開寶寺鄰近，況且「皮場廟」供奉的神祇據說能治百病，十分靈驗。

最後宜一提，洪邁《夷堅志》記載有關皮場廟的靈應神跡兩則，疑從北宋流傳至南宋。其一見《甲志·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事徽廟為御史中丞，後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終喪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旅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既歸，夢父曰：「我死即為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悸而寤，聞扣戶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寘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既明，乃真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為必大拜。紹興初，參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為席相公。已而丁其母憂，未除服而薨（嚴康以子祁說）。<sup>12</sup>

其二見《乙志·廟神止奏章》：

段元肅，家居京師。鄰家有病者，為祟所撓，治之不效，欲請道士奏章訴于帝。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告之曰：「凡神祇有功於人者，歲滿必遷。吾主此地若干歲，今當及遷，而君鄰家之鬼，正在部內，方自往治之。聞其家將

<sup>11</sup> 《汴京遺跡志》，卷一一，頁一五上。下面隨引《燕翼詒謀錄》上條。

<sup>12</sup> 洪邁：《夷堅甲志》，《叢書集成》本，卷五，頁36。席旦《宋史》有傳，見卷三四七，頁11015-17。

奏章，恐致相累，丐君一言，令罷之，病者自安矣。」懇請至再三，段許諾，且問其所止。曰：「亦與君家為鄰。」明日思之，乃皮場廟也。如神言告其鄰，止不奏，病者即日癒。<sup>13</sup>

二者皆縷述鬼神顯靈，反映時人對「皮場廟」的嚮往，亦見其在京師寺廟供奉的地位。

靖康元年(1126/27)金人陷汴京，亂兵焚萬壽觀時皮場廟諒亦被燬，其後金主並無修復，然上揭《燕翼詒謀錄》有「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之句，則南宋臨安府亦有皮場廟，彼此的關係為何？吳自牧(1256?-1334後)《夢梁錄·東都隨朝祠》云：

惠應廟即東都皮場，自南渡時有直廟人商立者，攜其神像隨朝至杭，遂于吳山至德觀右立祖廟，又于萬松嶺侍郎橋巷元貞橋立行祠者三。按《會要》云：「神在東京顯仁坊，名曰『皮場土地祠』。政和間賜廟額，封王爵。中興隨朝到杭，累加號，曰『明靈昭惠慈佑王神』，妃封曰『靈婉嘉德夫人』、『靈淑嘉靖夫人』。」按廟刻云：「其神乃古神農，于三王時都曲阜，世人食腥膻者率先至物故，因集天下孝義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種採藥。」至今于世極有神功。兩廡奉二十四仙醫使者是也。<sup>14</sup>

由此可知南宋臨安府之皮場廟，原在東京顯仁坊，名曰「皮場土地祠」。建炎南渡時原直廟人商某攜其神像隨朝至杭，於吳山至德觀右立祖廟，又於萬松嶺侍郎橋巷元貞橋立行祠者三。高宗隨賜廟額曰「惠應」，故稱為「惠應廟」，又累加號曰「明靈昭惠慈佑王神」，妃封曰「靈婉嘉德夫人」、「靈淑嘉靖夫人」。據其所敘廟刻，則知其神為古神農氏，以世人食腥膻者率先至物故，因集天下孝義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種採藥，其兩廡所奉二十四仙醫便是其使者，可惜未有列出姓名。

明錢塘田汝成(1500-1563?)精於地方史乘，以博洽見稱，其《西湖遊覽志·惠應廟》對此廟源流有重要闡明：

惠應廟，俗呼「皮場廟」。相傳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鞞蒸漬。產蠍，螫人輒死。神時為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蠍，鎮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瘡瘍，有禱輒應。漢建武間，守臣以聞，遂崇奉之，傍邑皆立廟。宋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

<sup>13</sup> 《夷堅乙志》，卷六，頁44。段元肅《宋史》無傳。

<sup>14</sup> 吳自牧：《夢梁錄》，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本(1921年影刊本)，卷一四，頁一〇上至一〇下。

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為廟，額曰「惠應」。咸淳、德佑，累封王爵，兩廡繪二十四仙醫，相傳佐神農氏采藥者也。

當宋時，頗著靈驗，有處州葉生，奉神甚虔，下第不能歸，謂同舍曰：「明當禱『皮場』，乞錢三萬。」眾皆哂之。及還，曰：「神許我矣。」明日薄暮，有近郡太守，以三萬招館客，眾以失意不欲往，葉亟往自獻，得錢符昨數。瀕行，須一力荷擔，又往禱之。既裝束，杳然無人。乃令齋僕齋行。同舍曰：「此僅可抵江下，奈渡江何？」葉生曰：「吾所恃惟神。他非所慮也。」長揖徑出。至午，齋僕回舍云：「葉上舍登舟時，一鄉夫自江西來，云與鄰居，欣言隨去矣。」眾皆異之。數日，同舍生自越州回，乃與葉生同舟者，云是日中流風作，檣仆，舟中人驚怖欲死，而葉生熟睡齁齁也。俄而風正檣起，舟人言：「危矣，見金甲巨人，仗劍坐蓬上。」葉生悚然曰：「此吾所奉皮場大王也。」啟笥出繪圖，舟人驚服。<sup>15</sup>

此則文字分兩段說明。前段講述東京的「皮場廟」相傳是西漢時河南相州湯陰縣的民眾，為崇祀一位當地皮場鎮的場庫吏而建立。庫吏名張森，以謹事神農氏，禱神殺滅從屠宰牲畜，剝皮而孳生有劇毒害人的蠍子而聞名。死後被尊為神，土人建祠祭祀，一直流傳，北宋因建廟於汴京顯仁坊。此處與王楙前言「皮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記溯源流略有出入，但皆言為奉祀能治病之神靈而立廟。其言「建廟於汴京顯仁坊」更署明皮場廟的確實地址。至於建炎南渡後遷廟至杭州臨安府，更名為「惠應廟」的歷史則採自吳自牧《夢梁錄》「東都隨朝祠」條，並無其他新意。

同條後段文字所講宋時落難士人處州葉生的離奇故事，未見宋人記載，大概出自錢塘地方傳聞。據說葉某奉神甚虔，下第不能歸，禱於「皮場」，果乞得錢三萬；及瀕行須力夫荷擔，往禱於神，又獲一鄉夫隨舟侍從得以渡江；其後中流風作，舟中人驚怖欲死，葉生則熟睡宴如，謂得所奉「皮場大王」護佑，此即舟人所見「仗劍坐蓬上」之「金甲巨人」云云。此段故事依然強調皮場神對士人的護佑，看來赴試的士子先禱於「皮場廟」的原因在此，與他人為求醫求神保平安而往祈禱略有不同，由此可窺南宋時其廟香火之盛。

稍後田汝成子田藝衡（1524–1574？）撰《留青日札》，亦有「皮場廟」一條，內文多摘錄《燕翼詒謀錄》，但末端增加「今杭州皮場廟在吳山上，應試士子尚多禱之，亦有禱于江東廟文昌祠者」數句（見圖二）。<sup>16</sup>此語甚重要，顯示從東京遷至臨安更

<sup>15</sup>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卷一二，頁154–55。

<sup>16</sup> 田藝衡：《留青日札》，隆慶六年（1572）原刻影印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卷二七，頁三上。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陳學霖

名「惠應」之皮場廟，除為求醫求神保平安者參拜外，基於歷史原因，到明中葉仍為應試士子祈禱之所，延續香火旺盛。關於吳山的地望，施諤《淳祐臨安志·山川》「吳山」云：「《祥符圖經》云：『在城中錢塘縣舊治南六里。按《史記》吳人憐伍子胥以忠諫死，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太平寰宇記》：『吳山之北，有寒泉迸溢，清甘不渴。今山上有忠清廟，祀伍子胥。』」<sup>17</sup>近時有關南宋臨安城的著作，提到從東京遷往杭州的舊祠亦列舉惠應廟（皮場廟），但未署明史源。<sup>18</sup>

根據上述，本文對「皮場廟」的考溯可得以下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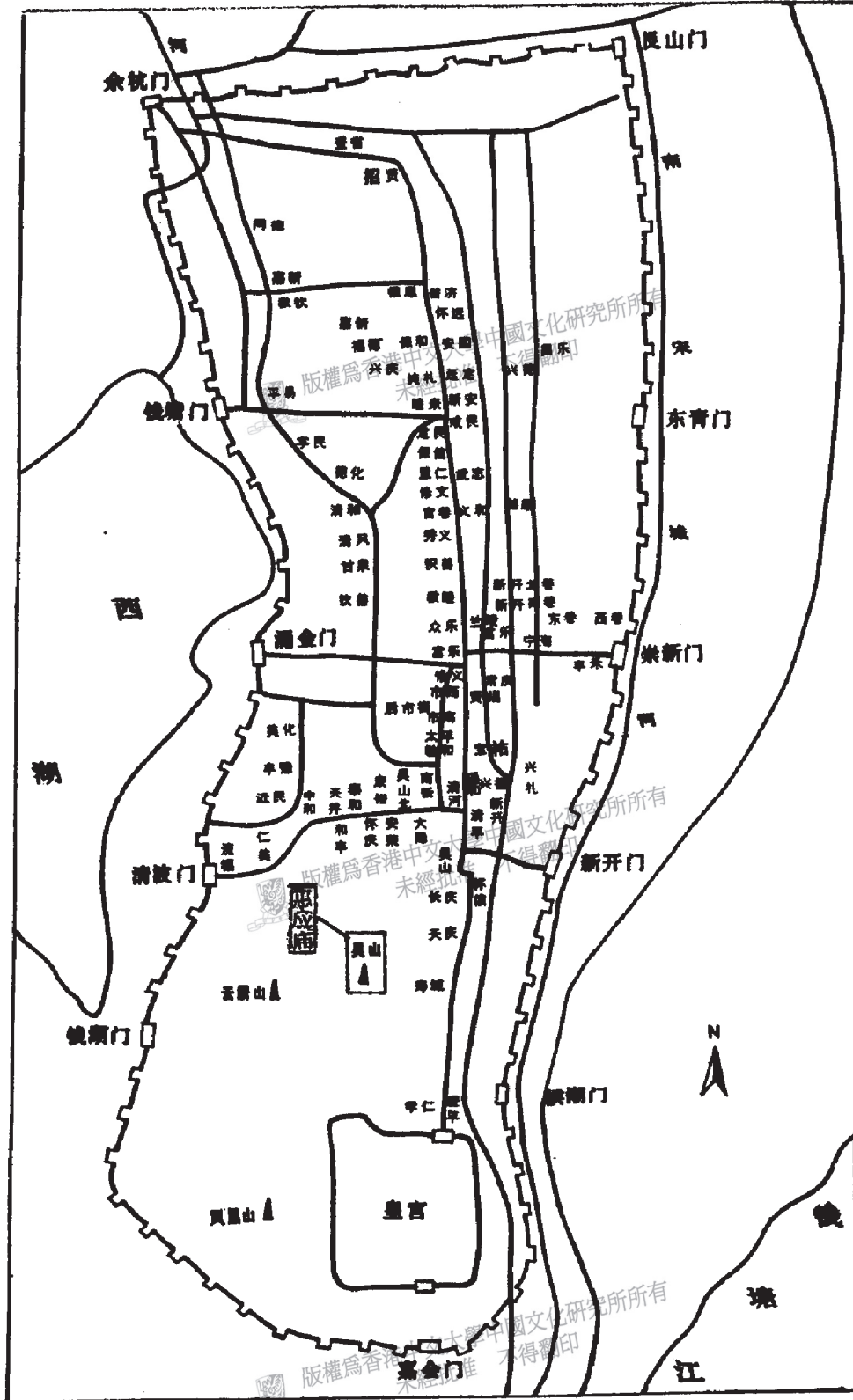
- 一、北宋東京城的「皮場廟」原位於外城東北隅顯仁坊的萬壽觀內之晨華館，萬壽觀之往東邊不遠者為京師用以為禮部貢試的開寶寺（如地圖所示）；「皮場廟」源於皮剝所之土地祠，相傳其神能治百病，靈驗昭著，因此徽宗於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封土地廟神主為靈貺侯，賜廟額為「皮場」，香火甚盛。
- 二、東京士子在赴禮部貢試前先往「皮場廟」祈禱，應該是在徽宗封皮場土地神為靈貺侯並建廟之後，主因是廟與貢試場所的開寶寺相距不遠，而「皮場廟」供奉的神祇據說能治療百病，十分靈驗，所以順道往祈福是自然之舉。如果廟與試場距離太遠，雖或有靈驗賜福，未必一定能吸引士子在舉試前先往拜祀。
- 三、南宋臨安府的「皮場廟」改稱「惠應廟」，原於南渡時直廟人商立攜神像隨朝至杭，遂於城中錢塘縣之吳山看江亭的至德觀立祖廟，又於萬松嶺侍郎橋巷元貞橋立行祠者三。高宗賜額曰「惠應」，兩廡繪二十四名相傳為傅佐神農氏采藥的仙醫，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其廟，度宗咸淳、恭宗德佑朝累封王爵。
- 四、「皮場廟」之得名及所祀之神記載各有歧異。王楙謂所祀者為徽宗封為靈貺侯之「皮場」土地神，因以此得名。吳自牧言廟刻云「其神乃古神農」，但此廟指「惠應廟」，未悉舊「皮場廟」是否已有如此廟刻。明人各有不同意見。李鏞提出兩說，一是舊說指皮場土地主癘疾之神，另一說指皮場公為鄭大夫子皮。皮代父執政療民饑病，國人德之因立廟以祀，而汴城距鄭不遠，故亦建廟以祀，遂有「皮場廟」。田汝成則謂「皮場廟」原祀西漢時相州湯陰縣皮場鎮的場庫吏張森，森謹事神農氏，以禱神殺滅從屠宰牲畜，剝皮而孳生有劇毒害人之蠍子而聞名。死後被尊為神，土人建祠祭祀，漢建武間守臣以聞，遂崇奉之，傍邑皆立「皮場廟」，宋時便建廟於汴京顯仁

<sup>17</sup> 施諤：《淳祐臨安志》，收入《南宋臨安兩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卷八，頁138-39。

<sup>18</sup> 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杭州：西泠印社，1986年），頁170。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兩宋京師「皮場廟」考溯



圖二：臨安坊巷分布示意圖  
(採自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30

陳學霖

坊。此二則意謂廟神從外地傳入，嫌於傳會不足信。諸說似乎以王楙時代接近，其言較為可信，「皮場」之名源於皮剝所，其土地神相傳能治百病，封侯後賜廟額因名「皮場廟」。最初奉祀之神應為古神農氏，後來增加二十四名死後化為神的名醫。其後由於「皮場廟」名聲顯著，遂有士宦中人死後被小說家傅會為「皮場廟」神，如《夷堅志》二則故事所示，當係後起之說。

五、南宋臨安府易名為「惠應廟」的「皮場廟」，王楙言當時試禮部的士人仍往祈禱，然其廟位於城中的吳山，距在內城舉行貢試的場所甚遠，與東京城原「皮場廟」之與貢試所在的開寶寺近鄰的情況不同。行都赴試士人依然往禱，除卻遵隨歷史傳統，似因其廟奉祀的神農及仙醫具強有力的神靈號召之故。

綜合言之，宋代兩京「皮場廟」的歷史雖小而微，但能提供一個說明徽宗封神建廟的原委，及其如何影響兩代，甚至明代應試士子的祈神賜福的個案研究，對了解宋代都城寺廟的發展及政治與宗教的關係不無涓埃之助。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A Study on the “Skinning Depot Temple” in the Song Capital Dongjing and Lin’an

(A Summary)

Chan Hok-lam

This is a study on the Pichang miao 皮場廟 (Skinning Depot Temple) erected in the Northern Song capital Dongjing (Kaife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Huizong and its restoration known as Huiying miao 惠應廟 (Magnanimous and Efficacious Temple) built in the Southern Song capital Lin’an shortly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Pichang miao grew out of the earth-deity shrine (土地祠) attached to an animal skinning depot (皮剝所)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ern section outside the inner walls of Dongjing capital. It originated in 1101 when Huizong, responding to the locals who hailed the efficacy of the deity in curing deadly sickness, invested the spirit as the Marquis of Lingkuang 靈貺侯. The temple, which was housed inside the Wanshou shrine 萬壽觀 within the Xianren ward, honoured a litany of famed ancient Chinese physicians headed by the mythical Shennong patriarch. It attracted many faithful, but particularly candidates preparing for the department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dministrated by the ministry of Rites in the capital. Their visits for spiritual blessing was facilitated by the temple’s proximity to the examination halls,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Kaibao monastery 開寶寺, a little further to the east outside the walls (see Map 1).

The Pichang miao fell into ruins after the Jurchen armies overran Dongjing in 1127, when the two Song emperors were captured as prisoners of war and remnants of the Song court fled to the southeastern provinces. Thereupon Zhao Gou, the ninth son of Huizong, enthroned at Lin’an (Hangzhou) as Gaozong of the Southern Song. Before long, the manager of the Pichang miao also fled to the temporary capital, bringing with him the spiritual tablets and other religious paraphernalia. The temple was rebuilt in Mt. Wu 吳山 of Lin’an on a larger scale and was bestowed the name Huiying by Gaozong, hence i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Huiying miao (see Map 2). It received faithful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because of its historical stature and religious appeal, again attracti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ho sought spiritual blessing, and its popularity remained undiminished well into the Ming dynasty. Though not a magnificent temple with a distinguished history, the Pichang miao nevertheless merits attention as it provides a showcase of how a religious institution was develope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Song emperor, and how it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life of the literati in both the dynastic capitals under unusual circumstance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